

我与清华园

○ 吴欢（汽车系）

今年是百年校庆，回想20年前我们六字班毕业时，刚好是80周年庆，赶在了点上就难免沾些光，不管是否真有人羡慕，自己想起来总不免有些得意！

我属上海考生，这一年高考改革：先自己估分，再填报志愿，这无意间成全了我后来的清华梦。那时我对院校专业还没概念，但发现了汽车工程专业之后，其它的神马都化为了浮云。我鬼迷心窍地投奔了汽车工程

（冲动是魔鬼，偶尔也会碰上一回心善的魔鬼！），第一志愿就报了清华汽车系。至今也未必能说明白是什么让我如此坚决，不过想想——首都北京、最知名学府、有机会开车的专业、北方的豪情——还有比这更美的梦吗？！

等录取通知的日子很平静，也在另一种平静中结束——那天下午骑车回家，帮一老者追两小伙，抓他们的车时失去平衡狠狠地摔在路上，右侧大腿、肩膀、胳膊肘磨得不轻，只好蔫蔫去了医院。晚上我妈下班回家，我一开门只露左半边，接过来的竟然是清华的录取通知书，而且就是汽车系，乌拉！实乃一心所属、摔得又沉，心“诚”所致也。

带着刚结痂的半边伤，来到清华园一号楼343室安营扎寨，一切都很新鲜，在这里我结下了青年时代最深厚的友谊，也和自行车结下了缘。

在清华没有自行车可真不行，



2008年2月返校留念 左起：吴驿尘（儿，95年1月生），吴欢

吴欢

1986系汽车系校友，曾担任汽车系学生会主席。毕业后到上汽集团的工程研究院从事研发工作，1997年调至上汽集团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合资成立的泛亚汽车研发公司，现任上海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

开学不久我就以五十大洋购老坦克一辆。日后虽故障不断，却也是自家麾下宝马，立下“汗车”功劳——上下课、晚自习、游北京、爬香山、览密云黑龙潭……可能是架不住超强度劳作，又没有补充保养，终于在第三年暑假回来时发现它在车棚里变为了残骸。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第二辆车是从家里寄来的，属“千里马”了。

“千里马”行了不下千里。1990年夏暑假我们系六兄弟（汽61田朝晖、汽62年风涛、赵建军、内6王晓东、7字班周倩）一行骑车从北京出发，经天津、德州、济南、徐州一直到南京，转火车赴上海，又从水路到武汉奔十堰，再回北京，一路走访了部分汽车企业和校友，还登了泰山观了孔庙，如今想来也算个小壮举了。

依然记得一早登泰山观日出，在漆黑中一直走到日观峰，快8点时依然一片大雾，老大牟风涛一句“啊

太阳，啊太阳，我心中的太阳！”脱口而出，完成了我们对泰山的第一次朝圣。

清华的老师都很朴实，他们身上带着激情，也从不缺少特点。最吓人的是历年师兄传说的考试很严铁面的老师们，汽车系教随机振动的夏群生老师就是其中知名的一位。我们都抱以敬畏，生怕有一天折在他手上。那年冬天和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舍友高孟雄同学去冬泳，在泳池边正不知该如何是好时，刚好碰上也来冬泳的夏老师。他对我们特别关照了冬泳前后的诸多注意事项，原来老师不像传说的那么严肃，还善于指导。

汽车系蒋孝煜老师教有限元，他编著的教材总共不过四五十来页，薄薄的一本，却条理清晰，没有水分，堪称一绝。汽61的第一任班主任倪倪祥老师，如长者般引领我们开始清华学涯，如今早已退休安享天伦，还常能收到他出游的照片。第二位班主任

李一兵老师斯文而缜密，是我们的良师挚友，只是守身如玉，直到跨入21世纪才终于安家生子，我们也算放了心。

我们热汽系（当时热能系和汽车系合为一大系）也从不缺乏激情和光辉事迹。当时的系足球队、辩论队在全校都赫赫有名。汽61班不仅为系足球队贡献多名主力，班篮球队还分别两度拿下全校班联赛的冠军和亚军……其中特别要提的是班上的绝对主力游卫东同学，他是校田径队成员，学习出色，毕业时获得免试读研资格。1995年他回到家乡创业，却在事业初见曙光时因抢救他人而不幸牺牲，年仅31岁。扼腕之余，总觉得我们依然相聚在一号楼，相聚在教室，在球场，在清华园……

我始终觉得清华园最经典的还是老校区，清华学堂、大礼堂和草坪前的日晷还有一教等，构成了永恒的学园。我特别爱到清华学堂上自习，尽管灯光有些暗，但人均面积很宽敞。还有工字厅、荷塘、荒岛、西大操场、体育馆、老图书馆……仿佛又看到了吴晗、闻一多的雕像，依稀触摸到那些石刻：“行胜于言”、“清芬挺秀 华夏争辉”、“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人们对于自己的经历总会不自觉带着某些偏好在取舍，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依然珍藏的更为恋旧。在清华短短五年，最让我印象深刻又常令自己惭愧的，还是新生入校在主楼前听报告时清晰记得的那两条要求：一是要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二是老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现在当同事朋友戏称我为“青蛙吴”时，我慢慢觉得其实大多数“青蛙”们都很普通，唯独能支撑清华乃至发扬清华的只有这种不变的自强和发奋的精神，也是“青蛙”们终生的追求和骄傲。

剑道

○ 钱进（电机系）

“剑”、“剑客”这样的字眼对于任何一位年轻气盛的青年人来说都无疑是有着无群吸引力的，更何况我在小学的时候还在上海徐汇区的武术队里混过几年，会时不时地幻想一下自己将来能成为行侠仗义的侠客，不过那时倒也从来没有想到过真有一天会当一时的剑客。

我是1986年入学的，在清华的前三年都交代给了校文艺社团。当了几年的舞蹈队队长，也在即将进入大四的时候交接给低班的同学了，那个时候又恰逢1989年的秋天，一直是忙碌的生活一下变得闲来无事了，这时有件一直恋恋不忘的事便乘机涌上了心头。

早在大二大三的时候我就曾在校园里看到过校击剑队的队员们在训练，当时我就觉得击剑这项运动真是帅呆了：一身白衣白裤，白色的面罩就像欧洲中世纪的骑士，一把长剑居然和左罗的那把一模一样！优雅的击剑姿势，既绅士又英武，当时就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觉得这运动简直就是为我设计的。于是我马上兴冲冲地跑到体育教研组那里打听情况，这一打听不要紧，竟然得知校击剑队刚刚解散了！不过我向来不是一个肯轻易认倒霉的人，我寻思了半天，心想队伍是解散了，那教练应该还在吧？经人指点我找到了原来击剑队的主教练郑老师。郑老师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老先生，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我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时，在我由衷地表达

了一番对击剑运动的仰慕之情之后，老先生很客气地把我回绝了，说学校已经取消了击剑队的编制，而且他也马上要退休了，这事没可能。我只能灰溜溜地回去了，但从他的话语和眼神中我还是能感觉到他对击剑运动是非常有感情的，我就琢磨着即使队伍不在了，但老先生能不能私底下教教我呢？咱不求名不求利、就是喜欢击剑，能学个一招半式、过过“剑客”瘾也就知足了。正好当时校艺术团活动、练功的教室就挨着体育馆，我也经常会到体育馆里去练练体操，于是几乎每天我都会跑到郑教练那里不厌其烦地重复表达一下我对击剑运动的热爱、恳请他老人家能收我这个关门弟子，云云。同时我还广泛发动群众来当我的说客，当时我和学校体操队的高教练关系挺好的，于是我也请他帮我到郑教练那里说说情，比如咱有舞蹈的底子，外加体操的架子，劈个叉什么的还是可以的，因为击剑还是要腿脚的柔韧性的。

就这么经过几个礼拜的软磨硬泡，估计郑教练也给我弄烦了，最后竟然就收我这个徒弟了！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郑教练第一次带我去领剑的情景，他带我走到体育馆的一个小仓库门口，打开已经有些灰尘的门，里面赫然躺着很多的剑、头盔和白色的击剑服。那天，他问重剑、花剑、佩剑里我喜欢练哪种剑，我毫不犹豫地选了佩剑，因为佩剑和左罗用的剑几乎是一样的，同时也是最接近实